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七百三十九卷目錄

鎮江府部藝文三 詩

京口覽古

明姚廣孝

甘露寺

王越

歸至京口舟中感興

楊一清

瓜洲風雨不克渡江

徐階

送羅山甫還潤州

梁有譽

瓜步眺望

前人

多景樓

陳璉

楊遂庵待隱園

王守仁

別峯庵

章詔

丹陽

王廷相

何彥澄慈濟堂

王驥

題丹徒何彥澄慈濟堂

秦玉

登望海樓

呂高

寄潤州范太守兼問陶別駕

茅坤

再至京口有懷金焦舊遊

康從理

登京峴山弔忠簡公墓

王禕

過丹陽程少府祠

陸深

丹陽孫思和東遊每當山水勝處輒繪為圖冬

夕過儼山示我光福一段賦此

前人

過鶴林

劉觀文

鶴林寺訪履中上人

劉汝弼

丁卯橋尋許渾故宅

鄔佐卿

重遊招隱寺

前人

遊招隱寺

前人

郭次甫雲烟閣

前人

天荒湖新築

鄧楨

雲陽道中

徐璘

京口過楊文襄故第

錢明相

題虞伯益都憲金沙喬木圖

曾棨

崇禧宮

虞謙

大涪山

繆樛

懷湖上草堂

王煜

京口

熊文舉

甘露寺

顧元慶

謁陳少陽先生祠

楊應詔

多景樓故址

陳朝用

京口紀行

胡翰

京口阻風尋鶴林寺

程謙

雨晴渡京口

王廷相

夏日過鶴林寺古竹院

彭宗孟

蔣墅晚發

袁中道

飲朝陽庵

陳永年

古今圖書集成
丹陽湖

陳叔紹

招隱山樓看月

張祥鳶

丹陽曉發

祝允明

丹陽道中

黃懸

劉潤州邀遊甘露寺

王野

發京口作

顧廷綸

長蕩湖

李遜

鎮江府部紀事一

職方典第七百三十九卷

鎮江府部藝文三

詩

京口覽古

明姚廣孝

譙櫓年來戰血乾
烟花猶自半凋殘
五州山近朝雲亂
萬歲樓空夜月寒
江水無潮通鏡甕
野田有路到金壇
蕭梁事業今何在
北固青青眼倦看

甘露寺

王越

捫蘿臨絕頂
寂靜已忘形
水影無邊白
山光不斷青
猿啼松外嶂
鷺宿柳邊汀
老衲降龍處
幽然一小庭

古今圖書集成
歸至京口舟中感興

楊一清

繫舟蔭高樹掛席揚天風夕照變岩姿白雲行水中
塵慮忽已忘豁然心境融緬懷十年前何事不匆匆
倚杖看牛斗銀河麗層空扶桑豈無路清淺元相通
晞髮吾所願至人苦難逢

二

微風動蘋花落日照野堂鄉心信歸帆溪草亦自芳
江南水竹居待我幾星霜昨歸不出戶今歸不下堂
平生性倔強與世違低昂擲揄豈足異真樂吾未央

月明楊柳疎露下芙蓉涼聞道嗟已晚眷言惜流光

瓜洲風雨不克渡江

徐階

未遂歸來願空驚歲月奔布帆三日雨茅屋數家村
山氣遙連海江聲近在門無緣得飛渡東望欲消魂

送羅山甫還潤州

梁有譽

羅含長笑出燕都負笈空藏五嶽圖搔首風塵悲燕
雀浪遊詩卷滿江湖人憐玉樹秋陰遠家對金陵海
月孤爲問戴顓棲隱處烟霞遠似昔年無

瓜步眺望

前人

殘虹慘淡已黃昏江上烟波獨愴魂京口樹濃藏雨
氣海門風急長潮痕西來草色連三楚北望浮雲隔
九閭正值旗亭須買醉憂時懷土不堪論

多景樓

陳璉

獨倚闌干久涼風滿客衣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
鴈影橫秋色蟬聲送夕暉蕪城纔咫尺樓堞望中微

楊邃庵待隱園

王守仁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
岩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二

綠竹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緣徑滑雲石向人危
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別峰庵

章詔

竹密疑無路雲開忽到門轉看諸院小獨見一峯尊
海月夜中白岩花天上繁誰知布金外更有給孤園

丹陽

王廷相

南國自多趣况臨江島潯迎舟一鴈起隔浦片雲沉
逸調在山水逢人無古今不緣臨海作誰識謝公心

古今圖書集成
何彥澄慈濟堂

王驥

青囊祕術有家傳鐵甕移居上九天
春雨杏林追董奉秋風橘井慕蘇仙
壺中大藥誰能識肘後神工子
獨賢珍重華堂慈濟扁龍文封滿紫雲鮮

題丹徒何彥澄慈濟堂

秦玉

家世刀圭事業殊堂成慈濟冠南徐
讀書應待金門詔醫國時聞玉殿呼
丹鼎夜深看火伏藥畦春暖帶
烟鋤客星此際膺天眷喜見龍文耀舊廬

登望海樓

呂高

獨上高樓望海天烟波何處接神仙
桑山吞吐雲霞結蜃閣虛無日月懸
白雉不傳洲島貢浮槎欲上斗
牛邊漢皇秦帝俱黃土懸圃丹丘夢杳然

寄潤州范太守兼問陶別駕

茅坤

鐵甕城齊北斗高城中太守亦人豪
花迎露冕春行縣月滿江樓夜聽濤
官廨薜蘿供寂寞訟庭琴鶴屬
風騷能邀別駕陶元亮共向名山載濁醪

再至京口有懷金焦舊遊

康從理

層城舒遠日迢遞送歸鴻歲月更新曆
江山憶舊蹤

鐘聲春浪靜燈影莫流空
媿有東林約無因問遠公
登京峴山弔宗忠簡公墓
王禕

艤舟大江口矯首京峴山
山色近日曉洩雲護層巒
吾鄉忠簡公丘隴在其間
嗚呼靖康亂九鼎紛播遷
建炎既南狩國事已艱難
公方任社稷百戰心力殫
神州將全璧抗疏請迴鑾
大誼表日月衷言披膽肝
誰歟獨何心忍使棄中原
星殞孔明死王業遂偏安
惟畱忠誠節宇宙垂不刊
遺墳托茲土孰敢樵牧干
客途有程期無由拜荆菅
遺武幸可蹈英風杳難攀

天昏白日落淒然灑清潛

過丹陽程少陽祠

陸深

郵籤初下雲陽驛國士猶懷陳少陽
人世自應餘感慨東風元不管興亡
誰無一死寧須晚事到千年更有光
當日上書多輟報至今遺恨說汪黃

丹陽孫思和東遊每當山水勝處輒繪為圖冬

夕過儼山示我光福一投賦此 前人

看君畫裏汎扁舟今夕披圖數勝遊
水面青峯七十二山腰黃橘幾千頭
帆開遠影江湖闊天接中流日

月浮試問虎溪橋外水為誰烟浪下蘇州

過鶴林

劉觀文

因懷馬素蹟引杖出江城日影穿林冷風聲到竹清
片雲閒自散斷宇續無情倦掩柴扉晚歸來有月明

鶴林寺訪履中上人

劉汝弼

出郭探奇勝清言喜共君山迴谿路合徑轉石梁分
茵蒼紅銜雨松篁翠攫雲塔然機已息相伴鶴成羣

丁卯橋尋許渾故宅

鄔佐卿

流水城南路幽哉刺史橋芙蓉秋對雨楊柳晚通潮

高韻誰能繼斯人不可招門前有樵徑落日草蕭蕭

重遊招隱寺

前人

城南搖落後一徑入林幽山合聊容寺松深獨隱樓
葉飛千澗暝雲起萬峯秋叢桂年年待風塵已白頭

遊招隱寺

前人

凌虛高閣萬松間落日餘暉映碧灣孤鶴自隨黃葉
舞老僧常伴白雲閒泉通仙鹿今何在洞裏神龍去
不還真隱欲招招未得青山無主水潺潺

郭次甫雲烟閣

前人

古今圖書集成
縹緲烟雲護索居石牀丹竈近何如濁醪自採松花
釀好句還牽柿葉書亦有衣裳裁薜荔謾將蹤跡混
樵漁讀殘秋水渾無事高枕寒江夜月虛

天荒湖新築

鄧楨

千頃波濤萬卷書主人今覺世情疎濯纓渡口雲生
處著屐溪頭月上初隔浦帆檣看歷亂繞門鷗鷺轉
躊躇漁歌細聽知何許并與秋聲夜到廬

雲陽道中

徐璘

雲陽郭外曉氤氳飛鞚連翩正逐羣天際楚山春易

靄雲中江樹曙難分鄉心更值風花暮旅跡頻驚陌
草薰欲向隴頭聊駐馬啼鶯深處不堪聞

京口過楊文襄故第

錢明相

鐵甕城邊甲第雄門庭蕭瑟相公風御書題後樓常
鎖法輦過來宅尚空徑老孤松巢野鶴臺留片石蔭
疎桐徘徊佇望當年事花馬誰終築塞功

題虞伯益都憲金沙喬木圖

曾棨

金沙何盤盤流彩耀晨旭晴雲散輕陰遠岫翠如沐
中有高人居清風洒喬木門閤容駟馬插架書萬軸

古今圖書集成
豈無濟川楫
汭澗傍隈隩
知音竟誰是
寂寞郢中曲
援琴試爲彈
一賞心已足

崇禧宮

虞謙

貞白當年館曲林
丁公山下柏森森
每招鶴向樽前
舞時聽龍來洞口
吟栗火滿爐朝煉
木松風一室夜
鳴琴客來正
此開軒坐一片
浮雲渡碧岑

大涪山

繆樗

湖心湧出大涪峯
一朶青蓮落照中
老樹挾雲秋唳
鶴懸崖墮石夜
驚龍波濤遠接
天邊盡日月潛
行地

底空心想禪關阻
登眺隔川遙
聽夕陽鐘

懷湖上草堂

王煜

草堂虛敞碧湖隈
點點浮峯翠玉堆
雙棹相將蘆港
出歸時應值藕花開

京口

熊文舉

得從京口泛扁舟
一葉粘天汗漫遊
樹色欲迷千里
浪濤聲猶撼六朝
秋乾坤有位同
浮梗鐘鼓何方報
上頭無限興亡
千古恨山門終
爲玉圍留

甘露寺

顧元慶

古今圖書集成
絕壁倚江濱千峯帶夕曛斷岡餘王氣古鑊隱雷文
滄海風烟接高城鼓角聞上方蕭索盡一塔出塵氛
謁陳少陽先生祠
楊應詔

長劍俯巖阿危樓覆晚波獨來閒弔古傷感復如何
社稷誰九鼎乾坤失兩河向來憂切疏忠憤見君多
多景樓故址
陳朝用

昔年歌舞地乘興一相過鼓吹于今杳江山依舊多
野花生敗砌岩樹長新柯惟有當時月更深上薜蘿
京口紀行
胡翰

大江風西來波濤一何浩我舟不得發徘徊越昏曉
衡運已朔易曜靈忽東杲早出南徐州草乾霜露少
慘慘沙塵飛軋軋車輪繞寒氣來薄人重裘僅如縞
日高衆鳥翔天末孤帆杳川流與岡勢合杳自迴抱
人生大塊間孰能出其表勉爲辛苦行益見顏色槁
人言野多虎前驅善相保顧非千金軀祇欲仗穹昊
共子陳此情歸來臥蓬島

京口阻風尋鶴林寺

程謙

數折遠江聲林開天地清聞鐘知有寺攜酒聽無鶯

世亂衆山淺門閒一水橫夕陽看欲盡步步感浮生

雨晴渡京口

王廷相

鼓枻凌渺江江色淨如澱宿雨乍澄霽浮虹尚隱見
金焦峯中流氣候紛可辨長夏鬱草卉靈霞變昏旦
不染九隅塵頗壯三山觀平生滄海心茲遊亦堪羨
吾道豈匏繫世故多龍戰伯鸞會稽隱亭伯遼海竄
傷哉丹陽筵淒其廣陵散時命古有然適性勿三嘆

夏日過鶴林寺古竹院

彭宗孟

古寺荒涼後相過問昔時野花依席笑山鳥喜人窺

竹逕非唐院苔封尚宋碑逢僧殊愛客坐語夕陽遲

蔣墅晚發

袁中道

宿雨塵塵減新秋漸漸涼月寒千畝濕樹暗幾家藏
近岫隨烟沒良苗帶水香櫓柔渾不住夢裏過朱方

飲朝陽庵

陳永年

獨領春山約平分佛日閒竹行青玉塢花坐碧桃灣
近海氣成市連雲僧閉關鳥啼如勸酒不肯放人還

丹陽湖

陳叔紹

積水涵太虛一望何瀾瀾風瀾漾輕縠霞光映文綺

遙山鳥外橫孤棹沙邊艤漁家夜語聲深在蘆花裏

招隱山樓看月

張祥鸞

長嘯翠微半山月忽東上松際露清光攬之不盈掌
懽友兩三人開窗坐閒敞宿鳥赴幽期飛泉遞清響
有酒旨且馨有月皓以朗長吟招隱詩臨風寄遐想
公子歸去來山中瑤草長

丹陽曉發

祝允明

京邑到來熟曉行如赴家月明人渡水星散樹驚鴉
燈影依依店茶聲遠遠車蕭騷兩秋鬢無處定生涯

丹陽道中

黃懸

五陵爲客久儒服滿塵埃望闕無知己還鄉愧不才
山陰殘雨度河廣斷雲開歸去多朋舊春城共酒杯
劉潤州邀遊甘露

王野

曲阿偏雨露北固繞烟霞碧石臨江險青山背郭斜
六朝空燕麥三月自鶯花回首俱愁思孤雲萬里家

發京口作

顧廷綸

潮來歸興發落日下江門客棹青山郭漁家綠水村
蟬聲喧薄暮樹色暗高原坐對涼飆起聊捐秋暑煩

長蕩湖

李遜

洮湖之前削寒玉洮湖之水漲晴綠平生浪跡湖海
遊好山好水吟不足水光蕩漾涵空溟山色倒浸芙
蓉青老龍夜蟄喚不醒紫氣煜煜如雲蒸西風吹鴈
南來早菰米初香荻花老一行界破秋天痕有似瀟
湘風景好鄒家結屋俯漣漪倚欄吹徹玉參差望美
人兮渺何許爲君更和秋風辭

鎮江府部紀事一

左傳齊慶封奔吳吳勾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
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
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漢書吳王濞傳王與條侯戰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
散于是吳王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走丹徒
後漢書李忠傳忠遷丹陽太守時海內新定南方海

古今圖書集成
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拊其不服者悉
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
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
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鎮江府志漢時有金牛出于山東馳到曲阿界村人
柵斷其道謂其地爲柵口牛皆奔聚因曰犇牛又萬
策湖中有銅牛人逐之入土掘之走至此柵今柵口
及堰皆以此名二說稍異

孫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
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者
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
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
威震江東孫策之始得王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
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

劉繇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
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
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

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振武將軍衆萬餘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三國志諸葛恪傳權令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擒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里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

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命畢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

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官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

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險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旣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蓀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嘆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

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

府志吳孫河初為將軍屯京城為媯覽戴員所殺河從子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樓櫓權聞亂從椒丘還定覽等亂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

孫休徙會稽孫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

朝迎休休畱一日二夜遂發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

刁協之孫逵富而縱橫固吝為京口之蠹逵之誅也其子彌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口城太尉司馬陸仲元擊斬之劉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敝編戶賴之以濟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于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與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固自濯濯

庾希傳希字始彥亮從子爲徐州刺史以罪免與故青州刺史武沈子遵聚于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執希斬于建康市

郗愔傳愔字方回鑒子褚裒鎮京口以愔爲長史累

遷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桓溫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機遣賧詣溫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子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賧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閒地自養溫得賧大喜轉愔爲會稽太守

桓修傳修字承祖冲子元興中以撫軍將軍鎮丹徒從弟元篡位劉裕舉義斬修以徇

諸葛長民傳長民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旣又領淮南

太守監太尉驕縱貪鄙不卹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
建第宅見劉毅被誅懼禍及謂所親曰昔年驅彭越
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欲謀亂謂劉穆之曰人謂太
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
委之將軍何謂不平弟黎民素輕狡好利固勸長民
因劉裕未還可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嘆曰貧
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
可得也

王允之舒子也爲督護蘇峻將韓晃南走允之追躡
于長蕩湖大破之

褚裒鎮京口引李充爲參軍以家貧求外出除郟令
刁弘爲桓修司馬劉裕起義克京城弘率文武佐吏
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于尋陽我
等被密詔誅逆黨耳弘等信之而退

劉粹家在京口爲州從事從劉裕克京城參建武軍
事盧循逼京口裕次子義隆時年四歲裕使粹奉之
鎮京口

隆安六年盧循乘虛襲建康劉裕北伐方議鎮下邳

得詔引兵還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
甲兼行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

褚季野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
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
惟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
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郗鑒于丹徒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拒蘇峻峻將張
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三軍失色會峻死大業圍解
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李閔追斬降男女萬餘口時

賊帥劉微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
率衆平之

郗鑒疾篤請蔡謨代己謨聞石季龍掠緣海諸縣乃
募得賊大船者賞布千疋小者百疋是時謨統數千
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鎮守八所城壘十一處烽
火樓望三十餘處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四年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
陵三月丙子詔曰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踐境未
懷觸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元况情義二三有

兼曩日思播遺澤酬慰士民其蠲此縣今年租布五
歲刑以下皆悉原遣登城三戰及大將家隨宜隱卹
二十七年魏太武率大衆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
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丹陽統內盡戶發丁命
領軍將軍劉遵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
至蔡州陳艦列營連亘江濱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
里
劉道憐傳道憐裕弟元熙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
出鎮京口素無才能舉止多鄙蓄聚常若不足去鎮

日府庫爲空

府志齊袁彖粲從子初以微言忤世祖免官役東冶
世祖遊陵望東冶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
梁簡文帝爲晉安王刺南徐劉遵爲州治中甚見賓
禮大同元年卒王爲皇太子深悼惜之令曰吾昔忝
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
徐鳴未嘗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
賦詩校覈忠賢推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
到蓋早聰慧官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

京口登北固樓賦詩受詔便就

貞陽既受僞位仍授王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南徐州刺史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

隋麥鐵杖始與人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性疎誕不治產業陳太建中結聚爲盜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劫盜旦還及時仍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每旦見其常在不之信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

驗耳於仗下時募以百金求人送詔書於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敕而往明日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惜其勇健釋之隋平陳後江東反楊素遣麥鐵杖覘賊爲賊所擒縛行至虔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殺衛者皆盡素大奇之

煬帝幸江都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吐萬緒率衆至揚子津元進至茅浦將渡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日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

古今圖書集成
之元進出戰陳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死者數萬

賀若弼伐陳兵渡京口京口人密啓告急而陳後主叔寶正飲酒初不知省高頴至猶見京口啓在牀下尚未開封也

大業雜記大業六年四月帝幸瀧川宮避暑十二月勅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闊十餘丈

府志金山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霧有近之多病或

斃大曆八年釋靈坦往居之毒遂滅

唐兵部員外郎李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于錡座上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嘗聞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遶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漣鹿跑泉音樂比山雞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

代宗朝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因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于茶蓋

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命軍士挈餅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曰此南零者矣軍士大駭跪曰齋自南零舟蕩覆水懼其尠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也其敢隱焉又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中冷水可與汲一盞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汎舟至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于江中歸京獻之李飲後嘆曰江表水味有異于頃歲

矣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敕州求之如其言而得王璠刺潤州子遐休後誅死初璠作潤州外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術家謂璠祖名峯峯生礎礎生璠璠生遐休蓋其應云

王灣題北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張燕公居相府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家令爲楷式

陽平路隋爲潤州叅軍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
怡然坐市不以爲屈

文德元年十一月孫儒自廣陵渡江取常州以其將
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攻潤州成及遂取潤州
成及越錢氏守將也

大順元年二月楊行密遣將馬敬言帥兵五千乘虛
入據潤州敬言同安仁義劉威屯兵於潤秋八月孫
儒來攻潤州遣將陷蘇常安仁義等焚潤州廬舍而
遁儒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王茂章爲潤州刺史楊行密登城望見茂章營第曰
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
毀第

李昇封齊王楊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昇二年四
月遷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思
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

王輿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
旁一人中之猶死輿臥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終
爲使相卒年七十四

吳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後溫徙鎮金陵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

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旣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自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

安仁義沙陀叛將也奔淮南楊行密屬以騎兵與田頔擒孫儒有功表爲潤州刺史王茂章攻潤州仁義見殺李德誠初事安仁義後唐天祐二年吳遣王茂章穴地取潤州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名德誠曰汝可以委命矣乃抵弓矢就縛德誠守潤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聞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及王茂章攻拔潤州殺安仁義遂爲潤州團練使

劉浩刁頔爲潤州衙將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領杭州錢鏐遣都將成及杜

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遣稜等進攻潤州劉浩走執朗剖其心以祭寶使阮結守潤州

延陵鎮昌國寺十八應真係唐人舊塑內有降龍真者寺僧夜夢其龍語之曰今夕天龍來與吾戰可助鼓三通僧驚寤忽聞烈風四起雷轟電掣越明始安起視泥龍爪鬣淋漓遍體萍藻寺側陷一深池僧懼遂以木釘鎮壓之

宋史王琪傳琪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

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載麥舟付之單騎至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古今圖書集成
楊湖陰居金陵丹陽陳輔每清明上塚卽過湖陰之
居清談終日率以爲常元豐間頻歲訪之不遇乃題
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脚斜身
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
賞久之曾稱于荆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
耳湖陰亦大笑

楊次公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去元章好易他
人書畫次公作河豚羹飲之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
食次公笑曰此贗本耳迨其行送以詩有淮海聲名
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公曰公言無乃過歟
次公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乎

米元章好奇葬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莫有知其穴
者有王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獨知之米一日
與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於草間米色變
意甚怒然業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元祐初蘇軾疏言臣竊見前者臺官論朱服不孝因
疏乞外官宰相除服直龍圖閣知潤州服因人言反
獲美命蓋宰相上欺朝廷下罔臺諫習用此術久矣

古今圖書集成
成例不可不察

侍御史張汝賢奏左丞王安禮素行貪穢身任潤州太守倡女共政私其部內館閣故老侍婢以歸閨門之內數致忿爭安禮修身治家如此其能正百官理萬民乎安禮乞去

治平元年毘陵日晡天大聲如雷震者三星隕宜興許氏園入地三尺餘後得拳石色如鐵鄭守伸取以遺金山寺

治平間蔡卞寓居京口子幼自言原係丹陽王家子

訪之果然其妻孥尚在見之相與如昔時八九歲漸忘前事矣

東坡雜紀云東坡居士醉後單衫遊招隱旣醒著衫而歸問大衆曰適來醉漢向甚處去衆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义手而立

東坡自錢塘被名過京口林子中作郡守燕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東坡爲作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

古今圖書集成
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
八字於句端也

王介衢州人居丹徒舉制科累官祕閣校理與王安
石遊甚歡然未嘗降意相下初安石累召不起後受
學士之命介以詩寄之有二云草廬三顧動春色蕙帳
一空生曉寒蓋諷之也

歌者袁絢嘗從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
一碧無際江流瀕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
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

罷公自起舞

王覲以論胡宗愈出守潤州曾鞏言寄腹心於大臣
寄耳目于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覲論執政卽
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覲直龍圖閣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爲
書樓匾公庫送銀二百爲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
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伎合唱甚
歡以紅羅百匹賞之

南徐刁氏子字鱗遊十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

驂騑任走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
水東流後十年果卒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言文
章夙成古人有之然亦天所忌也

蘇養直居丹陽後湖盛夏納涼方與客對奕有衣褐
通謁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既見曰羅浮黃真人以公
不好世之所好氣母以成令某持丹度公袖中出小
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以置佛室後食蜜雪和以龍
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言亟取磨飲之即蘇
紹興十七年歲旦與人約別異日東方未明披衣曳

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挽衣則已逝矣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遇蔡君謨於
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句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
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米元章曰久客江湖不見偉人昨至金山見滕元發
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

辛稼軒守南徐多病謝客每燕必令侍伎歌其所作
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
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

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
既而又作未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
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
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
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使伎迭歌益自擊節徧問
客使摘其疵字客或指一二辭弗契其意又弗答揮
羽四視不止

嘉定己巳邑旱飛蝗蔽天而下時太常丞劉宰家居
草書一函命其僕至城北鍾秀橋見兩黃衣客卽跪

進之至橋果見衣黃者啓書閱竟語僕曰我借路不
借糧也蝗果不爲災自後有蝗必向漫塘祠祭之

紹興丙子郡守某欲私其鄉之士俾冒郡籍以試來
者數十郡人援貢舉制爭不勝則期以試日遏焉守
知其謀親以兵衛擁入之郡人不勝忿羣起請張兵
衛前却守愧且怒因誣以犯上發卒大搜儒冠者輒
執之至執者七人金壇錢弼其一也弼謂同列曰今
日之事爲之者闔郡人也雖然闔郡之人旣免矣而
吾七人者以不幸執倘因吾七人者而遂究其餘則

被禍不已多乎盍相與自執其咎守欲竟黨與煅煉百計七人以身任不及其他會言者直其冤守以是去七人遂得末減

嘉定郡守史彌堅重建金山龍王廟記云夏旱禱雨膚寸之雲起於祠旁次日午焦山外濃雲如墨冷風掠人如冰雪兩龍現水波逆立有聲上與龍接疾雷震電大雨隨至歲大豐

洪邁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叅議軍事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遑懼失措會建康

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力止之曰今退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返旆人心動搖不可

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入鎮江府金人追至楊子橋而去天長陷報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聽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張選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乘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

古今圖書集成
韓蘄王至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往金山
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借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
登山寺僧疑爲鬼神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
歷處皆龜鼉穴曰官旣不死他日必貴後果建節
靖康亂後揚子江中遺棄物最多鎮江漁戶於西津
沙際有得北珠一囊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七百四十卷目錄

鎮江府部紀事二

鎮江府部雜錄

鎮江府部外編

職方典第七百四十卷

鎮江府部紀事二

府志宋建炎之亂暴失府印自後施用唯以觀察使印代之而附小帖于旁曰借用淳熙十二年耿直之秉作守請於朝詔文思院重鑄府印而給印之日僚吏望闕祇拜且受賀視之府字畫偏識者曰使君必不久于此當移他郡纔一月果徙四明二年之間蓋德常經張定叟杓張幾仲子顏連蒞茲土吳居甫琚兼領亦數月其或名或罷又頗多鮮有滿兩歲者

古今圖書集成
洪起畏朝奉郎咸淳九年知鎮江府軍事元兵至棄城而逃

高麗李子淵入元朝登甘露寺愛江山勝致及還與從行三老六涉寒暑擇形勝與京口相近者凡樓閣池臺一倣潤州

明太祖取鎮江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遁去卽日克其城城中晏然不

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明太祖擒僞吳戴院判時幸拱真庵僧無二獻詩其日移蹕北固山鳳凰池諭以守誠守法守業之訓暮泊江岸金山僧法誠朝見亦應制獻詩曰賊寇臨京口王師出海邊四方喧動地萬姓獨瞻天笳鼓驚棲雁旌旗耀戰船生擒五千士齊唱凱歌旋皆喜賚之嘉定顧光遠元末爲掾京口明太祖下江南京口首納款光遠有力焉從入金陵命監大軍倉支納南京都御史閻丘蒞事之初有誣鎮江民周志廉主

盜者廉富民畏刑以貲囑諸權貴請間閭益疑竟杖殺之已而鎮江郡丞盧仁謁閭閻曰汝何故帶囚周志廉來仁茫然不省閭復曰立隸旁者廉也是日閭卽昏仆地自是廉常在日坐守其死乃已

正統間大水巡撫周文襄忱令置石于邑南九里廟前水涯使後人驗水以勘災後仆水中今蔣家渡北百步許尙存其一名文襄水寸

正統中丹陽大疫令某夢迎詔開讀止一語曰獨赦蔣宗海醒而異之令值朔旦往謁文廟語之教諭高

璉璉夜亦有是夢素與宗海善駭其相符令人視之果汗而蘇矣

丹陽吉棠少時父令負販畦仲德途遇之勸令就學曰家貧須麥粥養父仲德曰麥粥吾家有之攜歸與子曠同學後爲御史過仲德家家惟一椅讓棠坐自坐木白棠辭不敢因並坐檻上仍出麥粥啖之時仲德子曠已列刑垣矣

徐文貞登第一峯有超出六合之想忽大風吹幾墮巖下退飲佛殿觀人皮鼓蓋以沂東所戮海寇王良

古今圖書集成
皮鞵之也

成化中僧雪堂于金山閱藏熊郡守給糧供之一日疾終熊坐署中見雪堂竟入私室頃之報生子命吏往金山探之是時沐浴入滅矣

王陽明年十一隨父龍山遊京師過金山龍山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於天還

見山小月更闊

楊文襄生而隱宮貌類寺人七歲能屬文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中進士爲中書舍人交海內名士從學者日衆後同縣靳閣老貴太原喬太宰宇皆執弟子禮文襄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文襄爲提學謂都人曰吾于陝得三十康海呂柟馬理也後皆顯名北固有蜂甚巨冠色赤烏撲之墮地羣蜂數萬結聚

古今圖書集成
不去一二日皆死楊文襄取而瘞之作義蜂塚記
楊文襄薨之日爲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
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文襄門恍惚
見文襄輿出騎從旗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其病今
將何之意病起耶及間出大市又遇如故天明方聞
薨矣

妙福楊文襄一清方外友也武宗幸文襄第文襄引
妙福朝武宗曰福僧命爲三山都綱修建諸刹并本
山大殿方丈建水晶庵文襄解玉帶鎮山

丹陽蔣教諭從教性慇直有市井子驟富以金線結
爲履見而惡之給曰吾欲倣其式旣進履卽令童子
擲諸水曰小人敢爾奢僭

李侍御鳳翔按江南四郡一日蒞事鎮江往觀焦山
因問山所由名或以焦光對遂造禮祠下見裒然袞
冕者則焦光像也謂所從郡守以下曰光處士也崇
而祀之可冠冕不可高潔沉靜付形自然生且弗廬
弗食弗衣而袞冕被焉華質弗倫乖先生之志卽命
易以野服伐石紀事

古今圖書集成
郭五遊居焦山與陳從訓末年友善冬日大雪五遊與一僧立山巖望大江中有孤舟自金山冒雪鼓棹而下五遊曰是必靈峯山人來矣僧疑未答頃舟泊果靈峯載酒相訪也僧笑曰較王子猷興致不爲更高耶

陳珣丹陽呂城人能于馬上運鐵叉數百人叢刺之莫能近明嘉靖間倭寇江南大府令十鄉民絕橋梁自守而募能斬倭者每一倭首賞錢萬珣應募出其徒數十人從乘白騾迎倭數戰皆捷騾上載倭首纍

纍也暮歸需渡呂城而閘斷則肘下挾騾一躍逕渡以爲常然每戰則令其徒載數叉隨之而珣性貪每馘首專其功其徒無與者倭法臨陣左手持刃挺而前右手刃纔數寸人不虞其右也近則舒之長五六尺削鐵如肉是日倭悉衆殊死戰而利刃斷珣叉旁枝珣展轉失勢呼其徒易叉不應顧後無繼者度倭衆盛不可敵轉而逸至呂城閘腰被懸七倭首將上功仍挾騾欲躍倭逼之倉卒墜河倭競前殺之鶴林有一行人無姓氏不知從何來明萬曆初年可

古今圖書集成
五六十歲見人微笑作顛語問之則不復言掉臂而去常臥竈下執爨汲水禮佛念佛食殘飯補破衣捫蝨間則撫掌大笑睹其形若垢卽之無穢氣日日浴池中冬月大小便後必往池邊敲冰洗滌數次乃止雲間陳眉公異其人一日舉手摘野菜一把與陳曰穀了問其年答曰有何年歲眉公謂寺僧曰此必異人也後莫知所終

金山多有異人至但人未能辨之孔承寵初住藏殿書補殘經一僧至問曰汝書經費自何出孔曰自辦僧袖出丹砂數兩曰此養成熟砂三分可成一兩語畢卽去

天啓丁卯冬江南大饑有道士過嘉山指道旁石曰此觀音粉也碎之和以麥屑或糯粉可作餅充飢語畢道士忽不見衆如言取之果可食明年麥熟卽堅不可食矣
崇禎丁丑冬丹陽蔣墅有傭奴刈稻黍中得金粟一粒可分許衆傳觀以爲異明年戊寅粟價如金
崇禎庚辰練湖出黑土可以代薪其用法燃煤民取

古今圖書集成
以賣錢酒肆賣醬家用之尤多蓋菱葑根腐爛所成故名菱葑土

崇禎間教諭高應虛用堪輿家言云遷改縣學大門向東首數武科第當倍于昔自乙酉迄今果元魁接踵堪輿故溧陽人年七十餘日行二百里疾走如飛今忘其姓氏門之廣袤朝對悉其所手定

鎮江府部雜錄

太康地記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

龍目湖係秦王東遊觀地勢云此地有天子氣令赭衣徒鑿湖中長流使斷因改名爲丹徒今水北注於江也

大業拾遺記曲阿秦時名雲陽太史云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之間故鑿此岡令曲而阿因名

古今圖書集成
墨莊漫錄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烟
雲顯晦萃于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爲登覽之最蓋取
李贊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窻牖之句以是命名
樓卽臨江故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臨每憶衛
公詩多景唯于此處宜海岸千艘浮若芥邦人萬室
佈如棋江山氣象回環見宇宙端倪指點知禪老莫
辭勤候迓使君官滿有歸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
稍復營繕而樓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詩話云金山畱題甚多而佳句甚少亦以地勝難稱

也惟張祜爲古今絕唱青瑣集謂孫魴結宇孤峯上
安禪巨浪間可以相亞然移之南康落星永嘉江心
亦可而楊蟠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
平甫又譏爲莊宅牙人語惟王介甫天末海門橫北
固望中沙岸似西興始爲中的又孫魴天多地少過
櫓驚濤二聯誠亦可喜魴高自許負其末云誰言張
處士詩後更無人

老學庵筆記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或云卽萬
歲樓京口人以爲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

陵嵩呼遙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萬歲樓詩

眉公筆記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即此地也元章愛其松石沉秀誓以來生為寺伽藍擁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祀於寺之左偏余謁之乃袍笏像也

春明夢餘錄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設攔江閘於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閘且便停泊瓜洲近設瓜口閘

于西江嘴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洲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闢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乎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壩耳

野客叢談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也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為然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勉至

金陵屢贊招隱寺標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
日知錄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
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
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
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
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
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
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
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

年李峘闢北固爲兵塲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于白
沙設疑兵于瓜洲多張大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
日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
胡三省通鑑註云此自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
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
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爲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龍潭
又瓜洲旣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
陽郡移治丹徒于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宋乾道
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爾舊唐書齊澣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漂損澣乃移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脚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漕路由瓜洲之始元宗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璘傳李承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于瓜步洲

伊婁埭則此洲本亦謂之瓜步洲也

府志韋昭有伐烏林曲古今樂錄云伐烏林者言魏武旣破荊州欲來爭鋒孫權命周瑜逆擊之于烏林而破走也能克論曰操之東下仲謀自吳徙居於京乃遣瑜逆擊破之居四年始遷秣陵而置督於京然則是役雖獲捷于赤壁實決機于丹徒故陸龜蒙算山詩云周郎計策清宵定曹氏樓船白晝灰鮑照從過舊宮詩云東秦邦北門非親誰克居舊宮蓋武帝微時所築後爲宮所謂丹徒宮也文帝以後

古今圖書集成
數幸焉初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非宗室近
戚不得居之故丘希逸詩亦曰實惟北門重匪親孰
爲寄照詩以京口爲東秦者取漢書東西秦之義
宋武帝有丁督護歌熊克論曰督護名旰武帝起兵
用爲府內直督護嘗伏于幔下使杖殺諸葛長民蓋
壯士也帝興京口其後北征所向輒克故用此以名
其曲亦猶沛中猛士之歌乎繼之者惟李白一篇亦
但言雲陽事蓋此聲起于京口也

李德裕詩地接三茅嶺川迎五子濤兼用錢塘事誤
也舊志謂枚乘七發已有廣陵觀濤之語廣陵與京
口相對此圖經失著也今按七發觀濤乎廣陵之曲
江曲江疑卽錢塘錢塘江形曲謂之浙江廣陵曲江
猶曰揚州浙江耳恐亦未可認爲京口也

樂錄云望江南曲始自李太尉鎮浙西日爲亡妓撰
亦曰夢江南所謂江南多指京口又丁仙芝有江南
曲云未曉已成粧乘潮去茫茫因從京口渡使報邵
陵王始下芙蓉樓言發琅琊岸急爲打船開惡許旁
人見言邵陵王者大同中以其嘗鎮京口然則江南

古今圖書集成
指京口其來久矣

唐地理志云伊婁河開元二十七年潤州刺史齊澣所開按澣傳云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唐書音訓京口在潤州城東北甘露寺側瓜步在今真州西六十里距揚州一百二十里宋文帝饋百牢于魏處也按今揚州西南二十里有瓜洲土人云其洲爲瓜步也伊婁渠今無其名疑今瓜洲北至揚子運渠是其地當時瓜洲遙隸潤

州故澣得以改置李白有題瓜洲新河餞族叔舍人渡江詩云齊公作新河萬古流不絕豈功利生人天壤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吳關倚北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潮平見沙汭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爲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揚州城中唐李紳與李頎詩云鷗鷺山頭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以爲自大曆後潮汐始不通今瓜洲旣與揚子橋相連

自揚子距江尚二十里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也
錢希言西浮籍云揚子江潮小信僅達皖城口大信
乃至小孤山下而還不復過潯陽矣唐人詩潯陽向
上不通潮以此

潤州故有西津渡名最古而無題詠獨孟襄陽揚子
津望西口詩有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之句疑卽
稱此地歟

桓溫云北府酒可飲謝元度與親舊書稱京口酒美
今京口多美酒也

輿地志云京口出酒號曰京清

鎮江府部外編

府志交州阮朗晉永和中出都至南徐州西浦泊舟見一青衣女子朗彎弓射之卽軒雲而去朗尋被害鄧艾廟在京口港口止有一草屋晉司馬恬病夢老翁曰我鄧公廟壞君爲治之後訪之易以瓦

古今樂錄華山畿者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女子悅之因感心疾而死及葬車載從華山度比至女門牛不肯前女出而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

古今圖書集成
開棺應聲開女遂入棺乃合葬焉號神女塚自此有
華山畿之曲

府志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時築治潤州城隍至鶴林
門於古塚中得棺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貌如生
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
是生時嘗服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卽
命改葬具車輿聲樂以送與僚屬登城望之有紫雲
覆輛車上行數里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於紫雲
冉冉而上久之乃沒啓棺則空矣

唐開元十四年金壇丞王甲以充綱領二稅在京于
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傳王令召王甲倉卒隨行出
城十餘里至一府舍聞故常侍崔希逸語聲甲雅善
希逸因使者通刺謁之談吐間方知爲地府也有頃
傳王陞座崔令人口傳王曰此丞係崔親故計未合
死事畢願速遣還王命引入甲詢王追己之由乃爲
前丞受賊攀害前丞著柳坐庭木下王曰旣不相關
胡妄引人也丞言受罪辛苦權爲停息計耳王釋甲
出門別希逸希逸曰還鄉爲我傳示崔翰爲官第一

莫作枉人事久後必自折之毫髮不爽每月朔望宜送清水一瓶置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預知言畢送出還庫所翰希逸子也

韓滉廉問浙西強悍自負陰蓄不軌商人李順舟泊京口夜深漂船不知所止及旦止一山下風波稍定李上岸見有鳥徑行五六里一人烏巾岸幘古服異常引之登山其上宮闕巍峩臺閣靚麗李望之遙拜有人自簾中捧一函出為我寄金陵韓公贊者引之

出門李問曰此為何處恐韓公詰問何人致書答曰此乃東海廣桑山也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彊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喻之將別復謂李曰語舟中人令安坐勿顧船外否必覆舟李如其言舟行如飛頃之達京口舊所既而投書韓公發函視之皆蝌蚪文博訪莫識因拘繫李順為妖妄一客龐眉古服自稱能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書夏禹蝌蚪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韓驚異以殊禮遇

之客出莫知所之因厚遣李順恭嘿謙謹以臣節終焉

唐若山刺潤州好方術鑪鼎侵用府庫官錢市藥遂遇異人授鍊形法與賓僚同遊金山自中流隱去有遺表留郡中几案間明皇省表異之命優恤其家又召其弟若水與內臣齋詔尋訪未得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魚市中見若山鬻魚于肆睨其吏延入陋巷中華第哀其久貧以鐵二十挺化爲金遺之

貞元初王瓊爲丹陽令三年蹇厄不得上致乃齋百錢詣茅山求奏章以問吉凶道士葉虛中年九十餘爲瓊奏焉其章隨香烟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墜地朱書其尾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暴死

相國李紳嘗習業于華山山齋糧盡徒步出谷求糧於遠方抵暮忽暴雨至避巨巖下見一道士艤舟石上一童擁楫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至此耶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嘗覽史見若山得道之

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即若山也將遊蓬萊偶值江霧維舟於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遇詎忘之耶乃攜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畫月光皎然其舟凌空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衆仙于是復命若山送歸華山後果入相連秉節鉞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甘露寺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旁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衣新心不悅俄牽一黃狗駕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日光如電范始知懼久而山下人至曰山上霹靂取龍知之乎范固不聞也

南唐盧絳微時往還澗壁病店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樽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敲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已謂絳曰子病食蔗即愈詰朝求蔗食之果差數夕又夢前白衣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于固

古今圖書集成
子坡後入金陵上書陳京口至澗壁要害之地宜立
柵屯戍累官至潤州節度使後以殺歙州刺史龔慎
儀姪款求報季父之仇命斬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
斬姿貌宛如所夢其受刑之地卽固子坡也婦人姓
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常極法

嘉祐間歐陽文忠公舟泊采石夜聞呼聲曰去來舟
尾有應之者曰叅政宿此不得擅離齋料幸爲我帶
來公念舟尾無人其聲必出之鬼五鼓又聞岸上馳
驟舟尾者呼曰齋料如何岸上且行且走答云道場

不清淨俱無所得主者已降之罰矣公異其事後半
月因遊金山寺告之寺僧寺僧曰半月前都城錢邦
寧詣寺建設齋醮其妻乳臥卽于壇前跌折一足腥
風滅燭時皆駭異公溯其日卽宿采石夜也

大觀中葛蘩爲鎮江太守有一官於京師鋪中見靴
一隻是其父殉葬物也詰之鋪翁云適有官人攜來
修補少頃則至矣至果其父拜之不顧徑取靴乘馬
而去奔隨一二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
無一言見教父曰但學鎮江太守葛蘩則終身庶無

瑕矣其子謁繫因訊何以爲幽冥所重繫對曰予生平無他長唯事至則擇其利人者行之四十二年來未嘗少輟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繫指坐間地踏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蹴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隨遇而行上自公卿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繫在淨土中云

金泰和八年齊休爲浙西團練副使卒于潤州官舍三更後將小殮忽大聲曰娘子且止哭當有處分其

妻大驚齊休曰娘子聞鬼語驚悸耶妻曰非畏悸但不分與君遽隔幽冥孤懷無所依怙不意神識有知誠俟明教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婦之道重在人倫今其尸骸具在足寬懷抱家事不小且須商酌不可空爲兒女悲泣使某幽冥更憂妻孥也良久語絕卽各營辦喪事方旦又聞呼聲曰適到張清家造得草屋三間其夕張清夢休至謂我昨日已令買塋三畝可速交關布置一一分明請依其命及將歸自擇發日呼喚一如常時凡僕婢有私竊者無不摘發

衆皆畏服

元至元十九年仲冬郡城大雪有道人貧甚迫暮詣
真武道院求宿時羽衆雲集無可容者因宿于廚舍
明日莫知所往惟一盆覆地啓視之畫二口字及一
圈于地圈中有足跡旁有詩云會得青蛇元妙識破
師門孔竅價值萬兩黃金識破一文不要人以爲呂
純陽也盛伯真刻像于石

